

【编者按】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作为国家一级学会，为纪念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特地在2005年举办、协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5月，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联合主办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之“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学术研讨会”；6月，参与协办了由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美国亚洲电影协会联合主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与本刊编辑部联合主办了“百年中国电影与大众传媒”学术座谈会。这一系列活动充分体现了学会致力于“推进影视教育事业，繁荣影视文化与学术”的宗旨。为集中体现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纪念百年中国电影的成果，本刊特约请学会的会长、副会长从不同角度各自撰文，集结成这一“纪念专辑”，以誌纪念。

本专辑作者名单如下：

张凤铸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式宪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孟建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亦中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星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智锋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主编

【本栏责编：张国涛】

## 影视汇合与影视优势互补

张凤铸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了京剧舞台纪录片《定军山》，揭开了中国人摄制影片的历史序幕，至今，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光辉历程。

中国电影100年的光辉历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蜚声中外、数量惊人、饶有特色的影片，在漫长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贯穿了一条创立中国电影特色的主线，几代电影工作者的努力，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然而，经过锲而不舍、前仆后继的奋斗，中国电影初步形成了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sup>①</sup>

“从郑正秋的《孤儿救母记》到张艺谋的《红高粱》，中国电影史上家喻户晓、历映不衰的佳作，无一不是采用电影这种‘成套’引进的外国艺术形式，来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包括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的人物性格，将典型的中国环境中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表情语调、风俗习惯，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需要，得到社会容纳与群众的认同。”<sup>②</sup>

夏衍在世的时候，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写的《电影》一文中，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到1991年为止，“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1905年到1931年是中国电影前辈将诞生在西方的电影艺术移植到中国、并在已经被西方电影以绝对优势占领的中国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的拓荒时期。……1932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时期，是中国民族电影视野的探索时期。……1949年到1966年是第三个时期。是中国人民电影的振兴时期。……1979年以后，是中国电影恢复创伤，重新振兴的第五个时期。”<sup>③</sup>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具有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和贴近实际，积极吸收、借鉴世界电影——一切科学进步的有益成果，在纵向继承和横向吸收的交叉点上，达到新世纪的电影本体与电影本土结合的新高度、新水平，在世界影坛上闪耀中国电影的灿烂光华。

中国电影经过几代电影人的努力和探索，经过了无数次的电影艺术实践，推出了大量具有表征性的里程碑式的电影作品，涌现了第一、二、三、四、五、六代电影导演群，他们的艺术实践和导演理念，以及逐渐形成的各代导演各具特色的电影理论和美学观念，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总结、升华和借鉴，以丰富我们的电影艺术实践经验，以推动中国电影理论的进一步充实，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电影的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界电影艺术之林，争奇斗艳，光照史册。

中国电影第一、二、三、四、五、六代电影导演分别做出了各自伟大的贡献，各有千秋，多有特色，各有自己的导演理念、思路和风格，各有自己的代表作和名片。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熟读、欣赏、研究、借鉴和发扬光大。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对第五代的中国电影导演说上几句：

经历了十年的文化浩劫和社会动荡，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传统与新潮并存，历史与现实对话，各种思想与观念从西方流入。正是在这个历史交界的关键时刻，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批年轻人以自己特有的锐气和民族历史文化独特的深沉思考以及对电影艺术表现力和电

影现代化语言的开拓和探索,震动了整个中国电影界乃至文化界,并引起了国际影坛的关注。这就是学院派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

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吴子牛的《鸽子树》、《喋血黑谷》、《阴阳界》、《晚钟》、《欢乐英雄》、《大磨坊》,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札撒》、《蓝风筝》,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轮回》、《五魁》,李少红的《血色清晨》,何平的《炮打双灯》、《双旗镇刀客》,张泽鸣的《绝响》、《太阳雨》,刘苗苗的《家丑》……这一批被人们称为“探索片”的“中国新电影”,深刻地体现着第五代导演艺术家的人格梦想和艺术追求,在主流的政治宣传和商业的浪潮中,展现着个性化和独创性的深度风格,意念—表现—造型—象征—寓言是他们电影中明确一致的追求。哲理化的当代人文精神和文化反思主题、强烈的忧患意识、具有惊人表现力的影像造型语言、散文化的开放性叙事,构成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第五代电影显著的艺术审美特征。

“正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让世界开始知道中国不但有电影,而且有不错的电影。……‘以前的法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天安门和长城,现在他们会说中国有天安门、有长城、有张艺谋和陈凯歌,还有美丽的巩俐。’”<sup>①</sup>基于第五代电影的创新性、反叛性、深刻性和批判性,第五代电影也使中国电影真正走上了国际影坛,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和承前启后的重要一页。

电视是20世纪多项伟大发明之一,电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电视艺术是电视的派生物,是和电视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方兴未艾的电视艺术是人类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社会化产物。

电视艺术是科学技术和诸种艺术的结晶,是电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是最先进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视的崛起和普及,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美国的R·M·小马斯费尔德在《剧本作家的四种媒介》说的:“电视把全世界的起居室变成了观众厅”。人们借助于视听兼备、声画纷呈,信息长流,威力无穷、魅力夺人的传播媒介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文化娱乐和艺术观照,“电视迸发出奇迹般跃动的生命力”(爱森斯坦语),其影响之大、影响之深、影响之远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余秋雨为汪天云等著的《电视社会学研究》一书作序中所说的:“电视,不仅仅是让大家方便地看到了新闻,享受了艺术,而且整体地改变了亿万人民的文明结构和生态方式,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历史上有哪一次文化传播方式和接

受方式的变革,有这一次巨大?”麦克卢汉一语中的,电视让偌大的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洲际距离、国际距离、人际距离都缩短了,世界变小了、变近了、变窄了,而人类的眼界却变大了,变宽了,变阔了。

“打开电视看电影”,这是中央电视台第六套电影频道的开始语,电影频道这个特殊的媒介是庞大的载体,多少电影信息,国内外电影动态以及中外影片播放给广大观众,不费举步之劳,不用买票便可源源不断地获得电影信息和中外著名影片。

影视整合、影视互动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国产片制作的路子要越来越宽,既要有低成本、高质量的国产片,也要有大投资、大制作、高质量、高票房的国产大片,中国电影有过昨日的辉煌。今天,它借助于现代的电子技术的优势,以及对诸种艺术精华的博取广纳和“联姻”,必“将迸发出奇迹般跃动的生命力”(爱森斯坦语)创造新的辉煌,显示出中国特色,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

在中国电影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莫忘了正是许多饶有经验的电影人、电影导演驾驭电视剧,拍摄电影剧,使中国电视剧的面貌焕然一新,提高了电视剧的艺术品格和观赏性。

中国电影成就辉煌,但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困难。我们要赶上影视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正视落后的现实,勇于研究、探讨与接受电脑时代与多媒体时代的新事物。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规划我们的未来。影视部门要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影视汇合,影视优势互补是出路所在。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是国家一级学会,一直致力于我国的影视教学和影视艺术理论研究,成立20多年来,曾先后召开了十届学术年会,举办了多期全国高校电影教师的电影讲习班、进修班和研讨会,举办了前后三届影视高层国际论坛,先后出版了《电影电视走向21世纪》、《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和而不同——全球化视野中的影视新格局》等论文集。今年5月与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的2005年第十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联合举办了“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学术研讨会”;6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又与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美国亚洲电影协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协办“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明年本学会还将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第四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学会将以促进、推动中国影视教学和影视艺术理论研究为己任,为中国电影的繁荣昌盛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注释:

①②③ 引自夏衍《电影》,载《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④ 王志敏在2005年北师大“与时俱进的艺术发展——‘第五代’20年踪迹”研讨会上的发言。